

# 古希腊辩证法的分化及其后果

孙乃龙

(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 300071)

**摘要:**为探究辩证法的缘起和本真意蕴,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回归古希腊,分析古希腊辩证法的产生和逻辑演进过程。分析表明:源于古希腊的辩证法是在追寻世界的本源问题时产生的,具有本体论的意蕴;它在经历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完善之后产生了分化,形成了苏格拉底辩证法路向和柏拉图辩证法路向,且二者都面临着在解决“一与多关系”问题上的困境;此后黑格尔继承了柏拉图的路向在思辨领域解决柏拉图的困境,而马克思在出发点上继承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路向,并在本体论问题上扬弃了经黑格尔完善的柏拉图辩证法的路向,创立了实践辩证法。

**关键词:**古希腊辩证法;本体;苏格拉底路向;柏拉图路向;实践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50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2-0076-06

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对辩证法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辩证法问题,国内多集中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系的研究方面,国外则主要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如怀特海在其所著《分析的时代》一书中说,20世纪的哲学都是以批判黑格尔这个辩证法大师为出发点的。诚然,辩证法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思维方式,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物,但是它的渊源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之中,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辩证法还是认识的辩证法或者人的创造活动的主体辩证法,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它们的萌芽。因此,对古希腊辩证法的研究就成为探究辩证法的缘起和本真意蕴的一种必然路向。

## 一、古希腊辩证法的旨趣

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它的基本涵义大致有以下几种:(1)对话、交谈、讨论、争论;(2)推理;(3)使用语言或某种方言。而且在古希腊这三种涵

义中又以第一种涵义,即“对话、交谈、讨论、争论”最为常用和根本。在哲学史上第一个使用“辩证法”这一术语的是苏格拉底。据色诺芬说,苏格拉底是经常使用“辩证法”的践行者。苏格拉底说,“辩证法这个词就是人们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按照事物的本性进行选择而得来的。因此必须作最大努力作好准备,进行充分的研究;因为这会使人成为最高尚、最能领导和最能推理的人”<sup>[1]</sup>。可见,辩证法有谈话、选择、推理等涵义。早期希腊哲学是在对自然哲学宇宙论的探讨中深刻体现了辩证法思想,赫拉克利特就是这一时期的最大代表,他对于客观感性世界矛盾现象的意识集中体现于他的名言:“万物皆流逝”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中,赫拉克利特已经看到事物内部存在对立面的矛盾,他将矛盾对立和事物的运动联系起来,正因为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充满了种种矛盾和对立;也正是由于种种客观的矛盾和对立,事物才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但是,辩证法的出现与对“存在”探讨即与本体论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的,希腊哲学家

收稿日期:2009-01-04

作者简介:孙乃龙(1982-),男,山东东平人,哲学博士研究生。

都是在探讨本体论问题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的,也就是说古希腊的辩证法都具有本体论维度。

事实上“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sup>[2]</sup>的赫拉克利特哲学也是关于“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即关于世界的本原、始基的本体论追问。与先前哲学家否定本体运动、变化性质的哲学思维不同的是,赫拉克利特哲学更多地是从运动、变化的角度,紧紧抓住现象世界川流不息这一共同而又明显的特征,把“流变”作为主线阐述本原问题。按照赫拉克利特的理解,既然世界万物是由本体存在物转变而来,那它们的变动本性也只能源自于本体存在物自身,倘若本体存在物不具有运动、变化的本性,那它何以具有转变成万事万物的性质和可能呢?因此,必须把外部世界(相对于思维的内部世界而言,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理解为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的变体存在,把变体存在的变动本性理解为本体存在物,如火、气、水等的变动本性的产物和表现,这正是赫拉克利特哲学思考问题的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所谓“逻各斯”,就是指本原“火”及其生成的万事万物必须遵守的尺度和比例、平衡关系的规律,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比现象复杂得多的事物运动变化的本质。虽然人们的感官并不能直接感知“逻各斯”,但是如果人们不能理解并进而服从“逻各斯”的制约,人们就无法把握事物的变化和规律,正如赫拉克利特自己所说的那样“必须遵守这共同的东西。尽管逻各斯乃人人所共有,但许多人却像自己有着特殊聪颖似地生活着”<sup>[3]</sup>。可见,“逻各斯”不仅是本原“火”燃烧的分寸、尺度、规律,而且也是支配一切人、为人所共有、普遍起作用的东西。显然,“变”的运行遵循着“逻各斯”的制约和规定,具有规律性。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赫拉克利特哲学的中心议题仍是古希腊先哲所探寻的世界的本原、始基问题,回答的是万事万物从何处来、又复归于何处?因此,赫拉克利特虽然强调万事万物都具有“变”的属性,但是决定万事万物具有运动、变化性质的基础不在于事物自身,而在于世界的本原——火。在他看来,火产生一切,一切都统一于火。

## 二、古希腊辩证法的分化

古希腊辩证法是在追寻世界本原的过程中产生的,处处打上了本体论的意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在辩证法问题上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且并不

都是把辩证法看作本体。古希腊的辩证法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产生了分化。他们在辩证法的出发点和本体论维度上产生了分歧。

### (一)辩证法出发点上的分化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总是从具体的事例出发到普遍的原则,从人们熟知的表象、现象出发引导人们思考普遍的概念。他让人们发现他们自认为对这件事情如此熟悉却到现在才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彼此互相矛盾的,熟知并非真知,从而把意识引入困惑。使通常被认定的、已固定的、一般的东西,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他就引导人们怀疑其前提,而他们也就会被推动而自己寻找肯定的答案。其目的是寻求普遍的定义,找寻最高的“善”。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认为“美德”作为概念,它的本质表现为或反映具体美德方面的共性,即一般性,它是贯彻一切美德之中的共同的美德。勇敢、节制、正义等都是美德,但这仅仅是美德的一部分或一种,它表现为个别性、特殊性。苏格拉底发现了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在概念上是有严格区分的,同时他对这一区别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作为个别的、具体的“美德”是相对的、被限定的、易变的、有条件的。作为共性的“美德”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变的,它表现为一类具有美德事物的共同性特征,这种共同性不应该只是此刻,而应该永远站得稳。这就要求在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时,必须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定义,也就是这个“什么”必须是一个适用于美德的一切场合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美德的一个实例。这样苏格拉底引导着美诺一步步推导,先是撇开感性经验的具体例子,然后剔除了那些仅仅构成美德概念的一部分的概念,如正义、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显然,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的出发点是感性的事物、具体的事例。

柏拉图的辩证法则完全撇开感性事物,只运用理性,通过推理进行逻辑论证;从理念出发,完全依据理念,分析和论证各种理念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善的理念。当一个人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需感官知觉帮助,以发现绝对,并且一直坚持到仅靠纯粹理性而理解绝对的善时,他就达到了理念世界的顶峰。除了辩证法,其他各种学科都必须使用假设而又不能对假设提出任何解释,唯有辩证法不需要假设而能直接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当灵魂的眼睛陷入无知的泥沼时,辩证法能把它拉出来,引导它向上,并且通过其他数理学科帮助完成灵魂的转变过

程”<sup>[4]</sup>。黑格尔在解释柏拉图的辩证法时说:“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sup>[5]</sup>。柏拉图在后期更是运用辩证法着力研究最普遍、最抽象的理念,即范畴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理念即范畴体系,他为此提出“通种”说,即最普遍的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结合的学说。显然,柏拉图辩证法的出发点是理念,是概念,是范畴矛盾的推演。

## (二)辩证法本体论问题上的分化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在形式上就是所谓的“诘问法”或“问答法”。他借助这种方法通达于本体——“最高的善”。

苏格拉底早年钟情于自然哲学,但一无所获,这使得他领悟到“哲学不能单纯研究自然,而不知道有用处的人事问题”,他借助德尔菲神庙上的铭句“认识你自己”,主张“首先研究人自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sup>[6]</sup>。苏格拉底相信,每个人内心都埋藏有理性,作为绝对的真理、最高哲学原则的知识,“善”是植根于人内心的,而不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例如:“如果德性是可教的,那么肯定有美德的老师和学生。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但是我还不能发现任何一个。而且,美德不是知识或者真意见,所以美德不能被教。结论是,美德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能被教,对那些拥有它的人来说,像一个来自神的礼物”<sup>[7]</sup>。只要加以启发,都可以把别人心里已经存在的善的本性启发出来。为此,他借助于问答法来揭示这最高的本体——善。在与人讨论中,苏格拉底总是声称自己“无知”,不断地发问,用问题本身诱导对方。此即其与对话者的对话过程完全是由对话双方的共同问题之内在逻辑牵引着前进。但是这种对话并不是毫无目的的神思漫游,作为对话的引导者苏格拉底引导、参与对话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力图把对话导向善本身、美本身、虔诚本身等。在他看来,对话力图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达到事物的普遍定义,抵达善的真理高度。在《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问什么是“虔敬”,欧绪弗洛只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行为来说明,于是苏格拉底说,记着我并不是要你告诉我在许多虔敬行为中的一两个事例,我是要你告诉我使一切虔敬行为成为虔敬的那个“型相”。由于它,一切不虔敬的事情成为不虔敬,而一切虔敬的事情成为虔敬。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普遍定义所要探求的东西。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像柏拉图的“型相”论那样,把这个抽象的“型相”与具体事物分裂开来。善的

真理在对话活动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自我敞亮与显现着,对话的过程本身就是真理显现出场的过程,通过不断交谈、对话、引导使真理自身在对话的过程中自身开启与呈现。这种“让言说本身产生论辩并导向普遍定义”的方法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真理去蔽说”,苏格拉底曾幽默地称之为“助产术”。从总体上说,被苏格拉底称为精神催生术、助产术的辩证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反讽、归纳、诱导、定义。“反讽”是指在对话过程中通过不断诘问揭露对方谈话中的矛盾,使得其陷入“自知自己无知”的境遇;“归纳”即通过双方对片面意见的层层否定,抵达相对普遍的、确定的、真实的真理;“诱导”即通过启发、比拟等方式诱导对方回忆蕴藏于其自己意识中的思想,进而考察这些思想的真伪;“定义”则是对“善”等的共同性质作出概括性的说明。

显然,苏格拉底认为:那个埋藏在人们心中的绝对真理、本体——“最高的善”与通达于它的方法——辩证法并不是一个东西。辩证法仅仅是为了到达本体的方式而不是本体自身,即:苏格拉底不把辩证法看作本体。

柏拉图的辩证法是探索理念之间的关系、建构理念体系的方法。较之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辩证法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他提出“通种”说,即最普遍的范畴之间的关系和结合的学说,运用辩证法着力于研究最普遍、最抽象的理念(即范畴)及其关系,从而建构范畴体系。但是应该注意:柏拉图不但把辩证法看作是构建范畴体系的方法,而且把辩证法看作最高等级的知识(即理念本身),并且首先应把辩证法看作最高等级的知识。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完全摆脱一切感性事物的,仅仅与理念有关,这种知识不是别的就是辩证法。在柏拉图关于认识等级的划分中,辩证法居最高级,占据绝对优越的地位,它不仅居于“意见”之上,而且居于一切数理科学之上。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造物或自然物,也就是与可见世界的事物有某种关系,它们虽然对实在——理念有某种认识,但只是“梦似地看见实在”,所以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我们常常根据习惯称之为知识,实际上它们处在“知识”与“意见”之间,比后者要明确,比前者要模糊<sup>[1]</sup>。只有辩证法才能完全摆脱一切感性事物,只与理念有关,只与纯粹的思想有关,也才是真正的知识。另外,柏拉图在运用辩证法论述范畴之间的关系时,一再强调要借此弄清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特别是要

搞清非存在究竟指什么,非存在是否真的存在,即对非存在要作出解释,他是想用辩证思维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一直关注的是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其目的指向“本体论”。也就是说,辩证法也是通达于本体的方法、路径。所以,辩证法在柏拉图那里不但是通达于本体——理念的方法,而且首先是本体自身。

由此,辩证法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分化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向:一种是从感性实在出发,虽然承认辩证法与本体论问题有关,但是否认把辩证法看作本体,而仅仅将其规定为通达于本体的苏格拉底路向;另一种是完全撇开感性,从理性出发,不但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达于本体的方法,而且认为辩证法本身就是本体的柏拉图路向。

### 三、古希腊辩证法分化的 后果是黑格尔与马克思 辩证法的诞生

辩证法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路向上分化后,各自为不同的哲学家所继承,辩证法沿着这两种路向不断发展。然而应该引起学者注意的是,在辩证法问题上无论是苏格拉底路向还是柏拉图路向都有其各自困境。正是这些困境使这两种路向在不断地被扬弃,而这种扬弃的过程就是这两种路向不断统一的过程。在这些扬弃的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前者主要是对柏拉图辩证法路向的继承和扬弃,而后者在出发点上继承和扬弃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路向。

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困境在于: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是一种在对立意见中揭示更高的第三者(即同一的终极真理)的方式,即所谓原初意义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说:“有两样东西可以完全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sup>[2]</sup>。然而,读一读柏拉图留下的对话录就会知道,那更高的第三者或那最终的“一”早就存在于“苏格拉底”的心中了,那积极的“善的原则”早就在“一般的形式”中显露了出来。所以,整个谈话的过程看似前进的分析,实是倒退的演绎,一切都在提问者的掌控之中,没有答非所问出现的可能。用恩格斯批评黑格尔的话来说,结果总是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之中了。那么,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还是无法解决“美诺”提出的问题:“对于你声称不知道的东西,你怎么能寻求呢?对于你所不知道的某种东西,你能对它加以企望吗?

如果你偶然发现了它,你怎么会知道那就是你所寻求的呢——你不是承认不知道它吗?”苏格拉底无法面对不为人知而又现实存在的东西。

柏拉图辩证法的困境在于:“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sup>[8]</sup>。在意识——纯思想内存在着“外在的东西”和“理想的东西”之分;个别的东西、直接个别的东西以及感性的实在属于“外在的东西”范畴,而理智的范畴、最后真实的东西属于“理想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多数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必须在个别中考察共相这唯一的最为丰富的实在。他把理想的东西看作是唯一的实在,而“有普遍性的东西乃是理想的东西,真理是有普遍性的东西,思想在性质上与感性的东西相反”<sup>[8]</sup>。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即为“理念”,“理念”只为思想所把握,为思想而存在,柏拉图的努力就在于对不确定的、抽象的“理念”本身加以进一步的规定,并把思维形式从质料中解脱出来。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理念既存在又不存在,既表现又不表现”<sup>[9]</sup>。这一结论的真理性在于理念被表明为辩证的,本质上与其对方统一。显然,尽管柏拉图所强调的是内在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一种流于外在的、消极的、空洞的形式。因为柏拉图的辩证法完全抛弃了感性认为“可见世界”都是不真实的存在,存在的只是“可知世界的东西”。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统一都是空洞的,都只是在思维中完成的,并且理念到底是如何把“理念”与分有“理念”的事物统一起来的,柏拉图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在此意义上柏拉图的辩证法陷入了形式主义的困境。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辩证法实际上都无法真正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的解决实际上是把“知”当作“一般定义”混淆了“具体知识”与“一般知识”;柏拉图虽然强调在理性范围内的统一,但是他的解决流于形式。

黑格尔所理解的辩证法是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论述和使用的范畴的结合和分离的方法以及在《智者篇》中的“通种论”的方法,黑格尔把辩证法理解为范畴的矛盾演进,而且更看重柏拉图既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达于本体的方法进而将其看作是本体,看成是哲学的最高学问。因为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与辩证法是一体,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与辩证法则是一体。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确实遵循了柏拉图辩证法的路向,当然黑格尔也看到了柏拉图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的问题,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

法就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彻底地消除柏拉图论述“普遍性东西”的过程中形式主义的残余。

黑格尔认为,柏拉图辩证法的“最内在的实质”是柏拉图常常加以讨论的“有”与“非有”、“一”与“多”等的结合。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对“非有”的进一步界定就是对方的本质;“理念”是综合的;“有”与对方贯通一切并且相互融通,“对方”分有“有”,而“对方”并非它所内在的东西,是有差异之物;正因为如此,“有”的“对方”必为“非有”。所以“有”在杂多的存在形式下具有“存在”和“非存在”的二重性;由此可推出“非有”亦即“对方”通常为否定性之物,并且具有自身同一性。作为“对方”的“非同一者”同样与“对方”同一;二者并非处于矛盾中的特殊之物,而是处于相同视界的统一体。黑格尔说:“这就是柏拉图式的特有的辩证法”<sup>[8]</sup>。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正是对否定之物的展开论述。他的哲学方法或科学方法即为思辨辩证法;他通过对“意识”的规定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命题是“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东西”,因为“否定的东西构成真正辩证的东西”<sup>[10]</sup>,即思辨之物,亦为辩证之物。因此,只能于对立环节的同一中把握对立环节,即于否定之物中把握肯定之物。思维规定的内在否定性为一切自然与精神的生动性之根本。这样黑格尔在思辨领域通过否定之物的辩证运动克服了柏拉图辩证法的形式主义困境。但是,显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包括自然界。这正如他所说的:“历史所记载的一般抽象变化,久已经在普遍的方式之下被了解为一种达到更完善、更完美境界的进展。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sup>[11]</sup>。在自然界里,只有循环、重复,没有历史。发展不仅只在精神中,而且只表现在历史之中:“世界历史表现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意识。这些阶段进一步的肯定,依照它们的普遍本质,属于逻辑,但是依照它们的具体形态,却属于‘精神哲学’”<sup>[11]</sup>。黑格尔否定的东西为真实的、唯一的肯定之物,只能是思辨地表述历史的运动;当然这样的历史并非是既定主体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显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仍然无法真正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唯心思辨的方法。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

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sup>[12]</sup>。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观念是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12]</sup>。“在他(黑格尔——引者注)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sup>[12]</sup>。很明显,马克思在辩证法的出发点上采取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路向,即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当然,马克思没有仅仅停留在苏格拉底辩证法的路向上。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东西”,并不是指脱离人的抽象物质,而是指现实的人的现实创造物,也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社会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谓的物质,是指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感性活动”。同时马克思用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规定人;在某种意义上,人就是其物质生产活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sup>[13]</sup>。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规定,创建了新的历史观。这也就解决了黑格尔在人类历史观领域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另外,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辩证法学说,就其本质来说必然要求人们用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必然要求人们把事物、世界、历史看成是变动不居的。所以,辩证法的必然结论是批判的、革命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恰恰突显了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历史上所有哲学理论的根本异质还在于它开辟了新的方向,使哲学由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突出了辩证法改变世界的理论功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3]</sup>。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取代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从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形态。在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辩证法路向上的困境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解决。马克思在出发点上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路向,而在本体论问题上扬弃了经黑格尔发展的柏拉图的路向创立了实践辩证法。

## 四、结 语

目前学者对古希腊辩证法的探讨不多,而且有些探讨也多有可商榷之处,如有学者指出古希腊辩

证法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以辩证命题、辩证推理和辩证论证为主要内容的辩证逻辑体系。这种观点固然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在辩证法发展和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没有看到亚里士多德继承的是苏格拉底的基于生活经验,通过对话和谈话在问答中不断揭露思维中的矛盾,并经过归纳论证,一步步上升到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和至善,最终获得普遍定义的思维方法。亚里士多德盛赞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他说:“当时的辩证法尚没有足够的力量使人能够离开‘存在’或‘是’来研究对立物,来研究对立的双方是否属于同一门科学。有两件事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与科学的始点有关”。这里亚里士多德非常公正地把其自身采用的“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归功于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是沿着苏格拉底的路向前进的。

参考文献:

[ 1 ]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M]. 吴永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 ] 列 宁. 列宁全集: 第 38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3 ]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4 ] 柏拉图. 国家篇[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5 ]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 2 卷[M]. 贺 麟, 王大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6 ]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 柏拉图. 柏拉图对话录[M]. 张秀章, 解灵芝,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8 ]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 3 卷[M]. 贺 麟, 王大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9 ] 柏拉图. 巴门尼德篇[M]. 陈 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0 ] 黑格尔. 逻辑学: 上卷[M]. 杨一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1 ]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6.

[ 12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3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ncient Greek dialectics and result

SUN Nai-l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 the logic of regression analysis in ancient Greece to explore the origins of dialectics and the true meaning. By analyzing the emergence of ancient Greek dialectics and logical evolution, it is known that; the dialectics which is from ancient Greece came from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It is due to the ontology of the world that explores entanglement, and have the implication of ontology. However, the dialectics have a differentiation after Socrates and Plato perfected it; road to the dialectics of Socrates and road to the dialectics of Plato. They face a common dilemma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and the individual. Hegel inherited the road to the dialectics of Plato and tried to settle the plight of Plato in the thinking field while Marx inherited Socrates o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bandoned the road to the dialectics of Plato which Hegel had perfected. In this situation, Marx created the practice dialectics.

**Key words:** ancient Greek dialectics; ontology; road to dialectics of Socrates; road to dialectics of Plato; practice dialectics